

# 漫步星湖畔

那些依水而生的日子 □董波

漫步星湖之畔,我觉得这是命运又一次地巧妙安排——去年五月,位于宁波星湖之滨的星湖湾小区成了我的新家。

宁波的月湖,以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积淀,成为甬城人心中的一片净土;而日湖,则凭四季更迭的景致与游玩设施,让人乐而忘返。此刻,我静守家门前的这一泊星湖,她又将如何以她的方式,轻抚我的心脏?

晨曦初破,湖畔静谧如诗,我踏着轻盈的步伐,漫步在湖边那条蜿蜒的红色小径上。微风轻拂,携着湖水呢喃,向我问好。露珠缀满蒹葭,苇叶轻摇,恍惚如《诗经》中走出的“伊人”,素手低眉,水袖含情。偶尔,几只水鸟从蒿草中惊起,划破宁静,留下了几声清脆的鸣叫。

午后,清茶袅袅升腾着的淡烟与窗外金银花的甜香、湖边湿润青苔的气息相互纠缠。静坐窗前那片绿意盎然中的我,手捧陆蠡的《囚绿记》,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慨。为文中无辜被囚的绿枝叹息!当年作者“囚绿”,而今我却成了幸运的“绿囚”——书房窗外,客厅门前,绿意肆意攀爬;藤蔓垂帘,枝叶簌簌。被这绿深深“囚住”的我甘之如饴,随时可在“满船清梦压星河”的湖畔,于那生生不息的绿枝间,寻觅先生笔下的绿友,共话岁月的静好。

星湖的蒹葭荡开记忆的涟漪,倏然将我带回唐家湾的河塘边。回望往昔,似乎冥冥之中,命运为我编的程序总是与湾湾湖湖相关。少女时代,我住在一个名为唐家湾的山湾里。那时需穿越长长的河塘,然后拐进水渠边曲折折的机耕路,方能抵达那个有着一湾小河的村庄。

虽然当时的生活条件艰苦,但水渠里哗哗的流水声却成了最治愈的旋律。我们一群闺蜜,白天在烈日下把秧苗的影子烙在泥水里。弓着腰倒退插秧的我们,还经常为那悄悄爬上小腿的蚂蟥义务输血。当我们用沾满泥浆的手背去狠狠地拍打时,那溅起的水珠里晃动的是彼此狼狈的笑脸。傍晚我们穿上花花的衬衣,相约在河塘边的苦楝树下,聊天、散步,谈人生。曾有一次,我们谈到浩然写的《艳阳天》,调皮的其中一位闺蜜看到我的长发一圈圈地盘在头顶上,还送了我一个书中人物“弯弯

绕”的雅号。

快五十年了,每当想起当年的这些情景,心中不免有点莞尔。苦楝树总是在暮春飘落淡紫碎花,像撒下一地未写的信笺,而我却顶着“弯弯绕”的绰号,在唐家湾的苦楝树下幻想远方。树影里缝补“艳阳天”的姑娘们不会想到,半个世纪后,我们真的可以住进当年那“书页”里,感受“艳阳天”下的幸福与快乐。

婚后,我再续“湖”缘,居于昔日慈城花屿湖的湖心,今称湖心村(这是历经变迁,湖泊完全淤塞后变成的村落)。湖心村的青石板路上,唐贞元年的月光至今仍在流淌。当年,这里有刺史任侗劝民修筑,用于灌溉,如今,走过这里的湖门闸,仿佛仍能听见唐贞元年的夯土号子与闸下水声共鸣千年。

入住湖心村,印象最深的就是有次因连续大雨,山上的洪水快要冲跨堤坝的紧急关头,我毫不犹豫地拿着全新的麻袋让家里人一起去堵洪水。在湖心村的日子,肩上多了一份家庭的责任。生活忙碌而充实,我穿梭于保留古迹的“湖塘下、湖门闸、湖门桥”间,努力地工作,用心地生活,感受着岁月的沧桑与变迁。那高高的“湖门闸”,水声哗哗,旁边三块长石条铺就的小径,是行人通行的唯一通道。每天上下班特别是带着孩子去城里上幼儿园经过这里,我总是小心翼翼,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。有时骑行在湖堤上,看着下面深邃的水渠,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憧憬与敬畏。

一路过来弯弯绕绕,庆幸总有湾湾湖湖相伴。

古人曰: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曾有位老师赠我网名“千里青蒿”,我深以为然,觉得自己便是一株依水而生的青蒿。如今,在星湖湾,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被水滋养的日子,只是,这一次,我已不再是当年那株青涩的青蒿,而是历经风雨、阅尽沧桑的成熟之树,也是一棵沐于晨光、醉于晚霞的幸福之树。

夕阳西下,再次漫步星湖畔的我,把鱼缸里那只喜欢骚扰小鱼的长臂虾放归了星湖。看着它溅起的水痕渐渐消散,恍惚间,我望见一株青蒿正在涟漪中央向着星光舒展枝叶。



## 柳有诗意 春正好

□樊宇

春天的宁波,来自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与巍巍四明山对冲后,“簸箕”状山地环绕的市区变得湿润起来,这季节不冷不燥,正可谓“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”。

位于市区的月湖旁有一处名为“贺秘监祠”的古建筑,这里是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的公祠。因其曾官至正授秘书监等官职,人称“贺秘监”,于是此祠名为“贺秘监祠”。

品读贺秘监祠的清代碑刻,记忆瞬间回到小学时代。我想起当年教我《语文》、年轻又好看的陈玉鹅老师娓娓动听地讲述古诗《咏柳》的场景,同学们跟着陈老师领读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,通俗易懂的诗句启蒙了我对诗的爱。阳春三月,在贺秘监祠吟诵关于柳树的终极诗句,好不妙哉!

翻看手机中关于春天的印记,除了众多的花草照片外还有各种姿态的柳树。它傍水而居易种易活,身姿曼妙形态窈窕,那欢快舒展的枝叶传递春天的消息、衬托出春天的和煦。春柳时常把我的思绪带到儿时,那时候物质匮乏,玩具不多,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到大自然中,就地取材寻找属于孩子的快乐。春天到来时,我用柳枝做成柳笛吹出各种声调的声音,用柳条编柳帽玩打仗游戏,在姥姥家的菜园子周围扦插柳枝做成有生命的篱笆……

春天的花儿争妍斗艳,但是,热闹过后总会归于平淡,正如顾城所说“花开如火,也如寂寞”,而柳树,它不管各色花儿如何争红斗绿,兀自抽芽展叶,从淡绿嫩绿到翠绿一点点变化着,不留心不会发现它恬淡的美。等到绿意盎然,春天已经走进你的手机,住进你的心里。

大概是我们民族性格内敛含蓄的原因吧,诗词成了我们曲意表达对生活所感的最佳载体。千百年来,中国人赏柳咏柳赞柳,留下众多关于柳的诗词。两千多年前《诗经》中就有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之诗句,而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,张艺谋导演用“折柳送别”的唯美画面向世界表达中国人的浪漫。

当今中国,贺知章的《咏柳》妇孺皆知,应属写柳诗之第一,排第二的应该数宋朝释志南的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了,柳枝轻拂,拂动的是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而同为宋人的吴惟信这句“日暮笙歌收拾去,万株杨柳属流莺”,看似描写杨柳树上的莺歌燕舞,实际又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人们对平和生活的惬意感。唐代诗人温庭筠曾在月下吟咏“柳丝长、春雨细,花外漏声迢递”,这首词是诗人边欣赏春天之美边感慨宇宙浩渺时间飞逝,但更漏声更像是在提醒我们要抓住当下,莫待时光蹉跎一事无成。

以柳喻人,汉语中对女性有“杨柳细腰”的生动描述及“柳叶弯眉”的形象表达。越剧《红楼梦》唱词里形容林黛玉时用“娴静犹如花照水,行动好比风拂柳”,至今记得首次看越剧,当婀娜多姿的舞者挥动长长的水袖,用吴侬软语吟唱宝黛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时,那一刻我惊为天、天籁!此刻,柳枝拂面,春意盎然,用“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”来形容宁波的春色是恰当的,虽说历史上宁波没有成为过真正的皇都,只短暂地当过几天南明王朝小皇帝的临时驻地,但诗的意境相通。

四季变幻,月湖边的柳树不知换了多少茬,唯有那些恒久的诗词吟诵至今。

我慵懒地欣赏柳枝窈窕、享受岁月静好。当手机弹窗弹出俄乌战争的新闻时,不由得感叹生在今日之华夏何其有幸。在这个大家园里,可以放松地品味柳的新绿,尽情陶醉在诗意春天的好时光里!

